

王宓文紀念集

陳鐵凡拜題



Wang Fo-Wen (1903–1972):

a memorial collection of poems,

essays and calligraphy

Compiled by **Wang Gungwu**

王賡武

選編

王宓文紀念集

王賡武 選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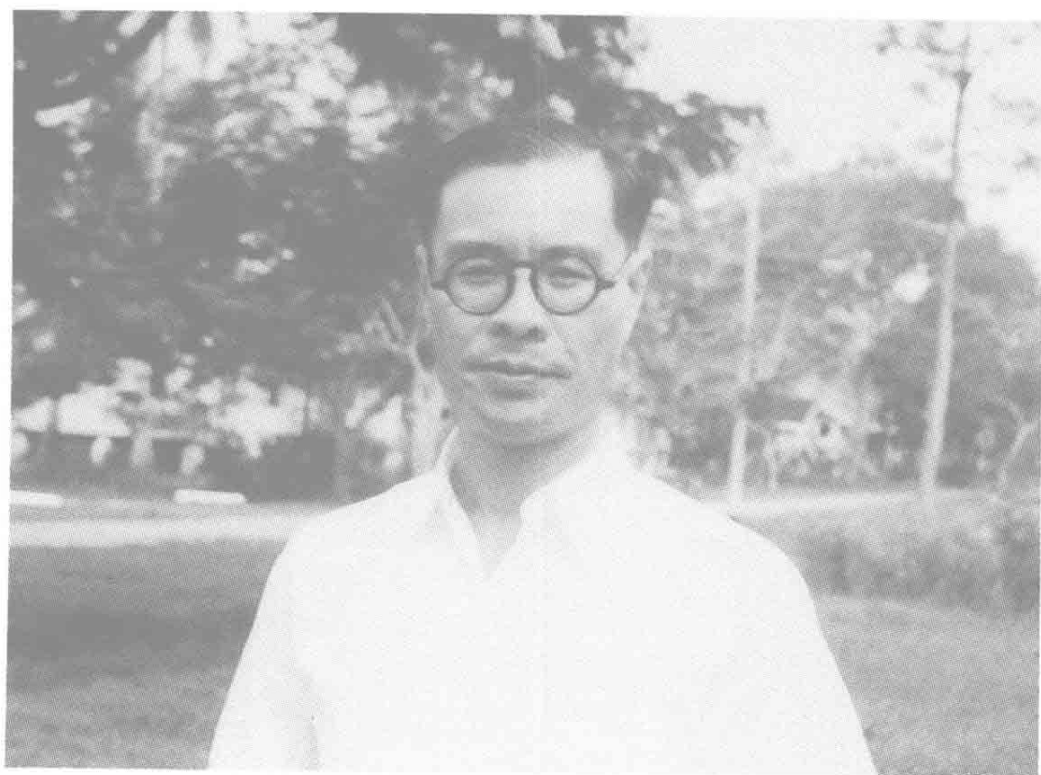
八方文化企業公司



八方文化企業公司
Global Publishing Co. Inc.

王宓文紀念集

選 編	王賡武
出 版 者	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Global Publishing Co. Inc. 1060 Main Street, River Edge, NJ 07661, USA
印 刷	World Scientific Printers
初 版	2002年3月
國際書號	ISBN 1-879771-58-6 (pbk)
版權所有	©2002 Global Publishing Co. Inc.



王宓文先生生前留影

執初老伯家賢

少陪鯉對 幸習蘭薰

威儀仰止 約禮博聞

振鐸南中 卅年一日

履踐艱危 冰霜勁質

作育多士 桃李芬芳

繩、世學 綿、書香

一夕艱山 音容靜默

聲教典型 永垂表式

世侄何西郁 拜題



王宓文先生與夫人丁儼女士合影

前言

王賡武

父親離世已三十載，母親居喪時編印『紀念文集』以贈送親友，今全贈完，使我想起父親的詩文——「所存纔什一」——激動再次紀念之意願；所以重編此集給後人賞識，同時顯示孤子的一片孝敬。

父親從來不多講他個人的經驗，但願談他北方家庭的規矩，那種「學而優則仕」的傳統，他祖父輩為何遷到江蘇泰州去。他外祖父是鎮江人，文學修養很好，不求官職，成就仍然顯赫。他自己則羨慕他外祖父。

父親少時沒有上學堂，在家讀四書五經、離騷、文選，特別愛好六朝駢文古詩。五四運動期上學受教數理和英文，以便攷入南京東南大學的高等師範學院。因為他喜歡的是文學，又想把英文學好，竟專攻英國文學。他以爲中英雙全，可當語文老師，沒想到這奠定了他到英屬馬來亞執教的基礎。

畢業後，南京教育部替南洋華校找教師，被聘請出國，先後在新加坡華僑中學，吉隆坡尊孔中學，馬六甲培風中學教語文，之後又到爪哇泗水

當中學校長。在泗水時，遇到荷屬東印度經濟不景氣，又回到新馬，由吳毓騰先生介紹到霹靂州做副視學官。五十年代退休後，被邀請到柔佛新山寬柔中學當校長。

母親的故事稍不同，雖也是出自仕宦家庭，但自己一房從鎮江移到東台縣去管理官商鹽業，民國後家漸衰落。她家庭保守，女兒不得上新式學校，除家事針綉外，陪兄弟輩讀書寫字。家人安排婚事，嫁給一個從來沒見過的窮家讀書人，跟到南洋去。她是長女，經常照顧家事，並不怕涉洋成立自己的家庭。親友都以爲她很有勇氣，又能適應異國新環境。

父母親極孝順，遠離父母，心總不安，並無意久留海外。但時機未到而中日戰爭近在眉睫，祖輩勸他倆在外支助家用，由此耽誤了十多年，到一九四七年才得返南京。不料仍是不能如願。一年後，因身體不適，又迫得回馬來亞。之後則長居外國，無法還鄉養老。

父親獻身新馬華校教育這個光榮的事業，認爲自己非常幸運。回鄉雖不

成，但仍能達到他一生的志向。最使他滿意的是在寬柔中學的十年。一方面他能幫助馬華的獨中教育系統成全爲一種社會勢力，一方面又有機會建立他向來重視的現代化教育理想。這是他二十年代在南京學到的理想，其重點在給學生多樣發揮個人本事的學習環境，叫他們能在馬來西亞多元民族的社會，掌握最先進的科學理論和精通兩種或三種語言。教育要外向、盡本能，這才使學生離校後能對付現代化的生活需要。

我從小知道父母親如何想念家鄉，結果未能回家與親屬團圓，是件很可遺憾的事。所以看見他們態度不停的樂觀，又靈活又積極的適應環境的變遷，使我非常感動。他們對我的要求比較簡單，要我讀好書，做好人，當個認宗識祖的海外華人，盡可能做個中華文化傳人。他們並明白我這一生夾在中外「文明」之間，未能權衡各有的長處，祇希望我不停的學習。這次重編父親的詩文集，並不能彌補自己多方面的短缺，祇是用以紀念父母親，表示這三十年來我並沒有忘記他們對我的期望。

序一

黃慶雲

我友王宓文先生，畢生從事教育工作。南來之初，因其博學多能，即爲英國政府所羅致，聘爲霹靂州教育局華文視學官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平後，陞任馬來亞聯邦教育部華校總視學官，其對華校發展之輔導，厥功甚偉，對於華校教師權益之維護，更是仁至義盡，贏得百里頌聲，千里頌義，良有以也。

先生自光榮退休之後，復出爲華校服務，先後在我國著名學府執教。教澤廣被，聲譽崇高，尤其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八年，出長新山寬柔中學成功最大。寬中得有今日之宏大規模及臻於大定者，先生與有力焉。

先生平素所作詩文，多不勝計。壯年時期，雖嘗交由文友或輿論界，在各大報及著名刊物發表，志在應酬而已，非在揚名者也。晚年每有吟詠，佳構尤多，乃由摯友黃潤岳校長，輯錄付梓，名曰『王宓文先生燼餘稿』。

所收先生傑作，頗稱豐富。詩存人亡，讀之頓覺悲痛。細味內容，則教世者多，有益後輩，不失爲當代名著，價值非凡。王夫人命余作序，竊自以一介商人，何敢當此，惟以十載相聚，共爲華教效勞，私交公誼，兩皆深切，義之所在，曷敢堅辭！草草數行，聊表思念情意已耳。

序二

沈慕羽

王宓文老師逝世，瞬將周年矣。友好、門生以王教師文章道德，遐邇共欽；盡瘁教育，勲業彪炳，故有『王宓文詩文集』之編纂，一以追思，一以傳世，洵美舉也。

王宓文老師，祖籍江蘇省泰縣。生於一九〇三年四月十八日，曩年負笈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及東南大學（中央大學前身），榮獲英文系文學士學位。嘗任以國學聞名之南京鍾南中學校教席。

南渡後，先後任吉隆坡尊孔中學、馬六甲培風中學、新加坡華僑中學等校教席，荷印泗水華僑中學校長，一九三一年受任霹靂州華校視學官，戰後陞任馬來亞教育總長華校總視學官。

退休後，嘗赴英國倫敦大學博物院，研究中華文化。一九五九年出任柔佛州寬柔獨立中學校長，一九六八年辭職，仍被聘為該校顧問。在任期

間，苦心擘劃，校務猛晉，竭力提高華文，唯恐不及，倡導高中生撰寫畢業論文，啓發中肯，極著聲譽。

溯一九二六年（民國十五年）王老師受喬蔭岡校長之聘，任教培風中學，羽即爲受業生。王老師主授華文，兼及英文，循循善誘，因勢利導，講解明晰，板書無輟，批卷詳盡，不吝潤飾。學子如沐春風而沾化雨。其學不厭、誨不倦之精神，令人感念不忘。

王老師世代書香，家學淵源，居常孜孜矻矻，手不釋卷，鑽究國學，造詣精湛，經、史、子、集，無所不窺。擅篆書、工行草，筆走龍蛇，神韻超逸。又精內典，舉凡佛經偈諦，覺世津梁，更多領悟，故其道德高尚，賦性純良，揚善抑惡，誠以待人，慈以處世，親仁好義，謙恭有禮，無疾言，無厲色，真摯之情，溢於言表，社交酬酢，無不良嗜好，樸實敦厚，言行篤敬，故人人推崇，社會景仰。馬大教授陳鐵凡，蘇瑩輝兩君，

對王老師之才學，備極敬服。林文慶博士早年翻譯『離騷』爲英文本，王老師曾與推敲切磋，見地特多，林博士讚許有加，其英文之養深，於此可見。

王教師公餘對華教問題，尤爲關切，歷任教總重要職員，及獨立大學設計委員——每會必臨，討論議案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雖年屆古稀，體質羸弱，仍披厚裘趕程，不避風寒，不憚跋涉，其愛護華教，誠乃身體力行。

嗚呼！哲人其萎，大雅云亡，文星遽殞，道範其頽，邦國蒙塵，華教損失。王老師之謝世，不論其識與不識，晤與未晤，驚聞一代儒宗噩耗，莫不同聲哀悼。

王老師之身軀雖滅，其精神永遠未泯，其遺愛永留人間，其政聲永久昭著，其嘉言懿行，足爲同儕表率，華教楷模，可云彪炳千秋，光輝萬世矣。

其哲嗣賡武世兄，父傳子述，學貫中西，飲譽士林，蜚聲國際，詒謀燕翼有徵，克紹箕裘在望，王老師鶴駕雖馭，九原亦可安眠矣。

羽不敏，在受業之末，值茲『詩文集』面世，不可無文，祇恨生前師生兩地睽違，疏聞聲欬，蕪拾塗鴉，遺珠之憾，在所難免，伏祈方雅有以正之，幸甚。

附錄俚聯一對，以誌懷念。

宓繖輝北闕 家學淵源 馬帳英才宏樂育
文章耀南邦 書香世代 龜山語錄煜編刊

受業

歲次壬子年十二月初七日

沈慕羽敬序於古城

序三

陳鐵凡

海陵王宓文先生，字藝初，號惕齋。祖籍河北省真定縣。曾祖考鞠龕公，宦遊江淮，乃定居蘇北，遂爲泰縣人。累世仕學，清白傳家。先生早遊上庠，壯歲南邁振鐸，敷教式序群倫，四十餘載，成才萬千。秉性肫摯誠篤，持身嚴以自繩，寬與物接，行止語默，矩度是依，出處去就，中道雍容。蓋無行而不與從遊之士者。是故，出自門牆多能循其典範，知所奮勉焉。衆流歸仰如拱北辰，士林宴集成尊祭酒。余於癸卯孟秋初履星島，即知南邦物望僉重人師。旋於故友李明良教授，許拜識清儀，醇醇其言，恂恂其度，不禁心折神傾，欽遲無似。洎知爲吾郡揚州先達，尤喜不能勝。蓋自南來以降，行將十稔，吾郡彥之旅是邦者，余僅遇先生一人而已。方是時也，馬星畛域未分，行旅甚便，周末課餘，即與宗兄致平教授趨候高齋。先生伉儷必殷勤款接，儼如親故。酒酣耳熱，暢談今古，忘其晷刻，

輒至夜闌。嗣余移硯聯邦，過從尤密。凡執卷請益，必匡誤糾繆，率中肯綮，而巽與婉言，任其尋繹。循循誘人，敢不拜服？前歲時局幻化，謠詠飛流，先生函電交馳，殷殷繫念，指掌譬示，且勉且慰。私惟宗族親黨、休戚相關、緩急存問，殆亦不過爾爾。今先生垂注若是，益徵謬愛之深。夫然後知先生之所以感人者，良以至誠之由衷而發也。余亦因以於其學行，乃得略窺涯岸。先生孜孜勗學，老而彌篤，雖顛沛流離之頃，叢脞造次之餘，亦未嘗須臾廢書。往余晉謁之時，必見其手執一卷，非經即史。嘗笑謂余曰：某無他長，惟讀書能持以恆耳。凡所展誦，必自原竟委，不遺片言。是以文追八代，詩宗六朝，書法秦斯，經治二戴，博雅宏通，得其大體。語云：經師易，遇人師難。遭若先生者，殆已兼攝之矣。而先生韜光自晦，懷寶若虛，擅長詞章，而剩藁不過什一。明經有得而不著言詮，殆昔賢爲己之學者歟？若夫時賢爭鳴，以自高者，亦大異乎先生所居矣。

今年春，遽以微疾捐館舍。噩耗驚傳，余適在旅中，兼程奔赴，幸得拜瞻遺容。緬維往昔，追陪杖履情景，不知涕泗之所自。仰止高山，自慚腹儉，生性魯愚，艱於藻飾，故於先生之高風亮節、道德文章，誠不敢妄贊一辭。然多承嘉惠，終覺不能已於言。姑謹錄，實以誌哀思。

壬子仲秋

鄉後學陳鐵凡蒙甫，拜識。